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八　人日編
卷之九　典謨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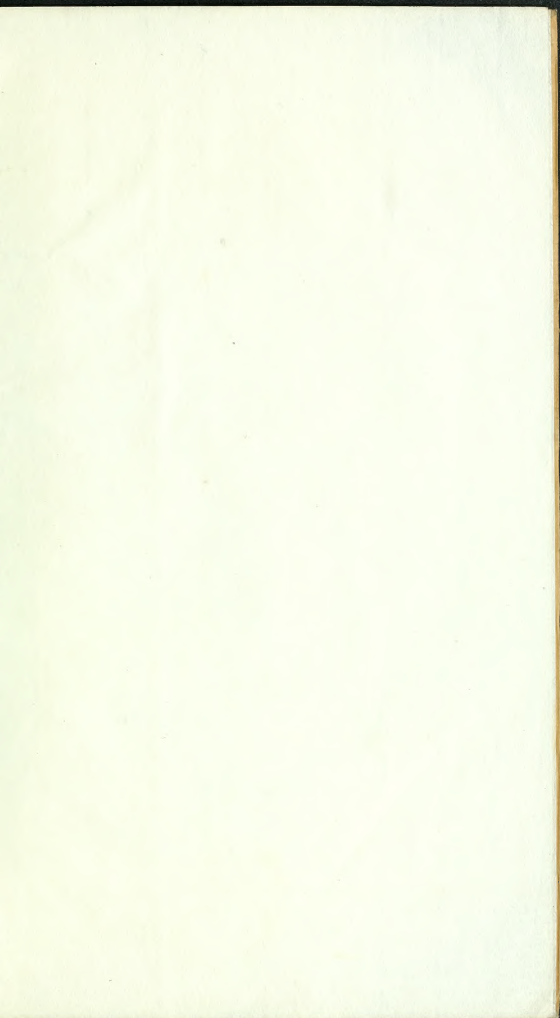


林下筆記

卷之九

典謨編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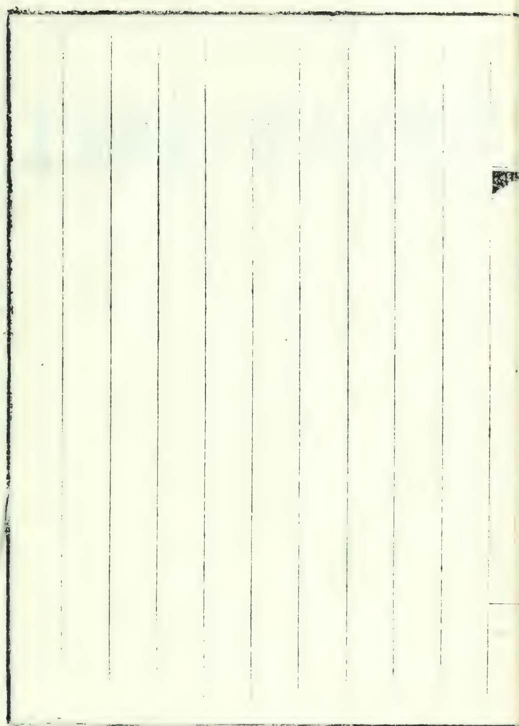


林下筆記卷之八

人日編目錄

儉約
持身
操守
義命
辭受
出入
長幼
接賓
篤義
處世

事君
居官
四端
道統



林下筆記卷之八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人日編

壬申仲春上吉夢有人授一小筆長可三寸刻曰人日枝占之得隨序卦曰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余近日筆記未畢所隨意者未嘗不悅豫於物故有此異也人日者人之日用事為也余所記率多在笑語傳奇之間故今之自使余操管枝錄人物之顯微粗精而續其編歟畧綴先賢嘉

言善行以備修身之要名其編曰人日

夙興

金寒暄每鷄鳴必櫛冠整衣省大夫人出就書窩危坐如泥塑人講論不怠及昏定如儀

趙靜菴家廟在別所日必一往雖公務鞅掌風雪寒暑不廢

李退溪飲食之際不得閑言語匙箸之聲諸生進前受學和氣薰然論誨諄諄從頭至尾洞然無疑晦

李東皐守儉約絕玩好唯以讀書為樂倦則隸書不欲使此心放弛

李栗谷曰非夜眠及疾病不可偃臥跛欹晝有瞌思當喚醒此心十分猛省眼皮重起而周步使惺惺

成牛溪曰學先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專一凝志使志氣常清而義理昭著此孔孟以來第一門

退溪嘗言少時發憤爲學終日不輟終夜不寐遂得沈痼之疾未免病癈之人學者須量其氣力當寢而寢當起而起隨時隨處每每觀省不使此心放逸而已可也

夜寐

趙重峯嗜學常惜寸陰家貧躬耕或牧牛田間亦未

晝釋卷日採薪爇親探眛而讀之

或問退溪曰先生獨清涼山寺雖夜深昏黑獨出寺外頓無驚懼意可見自少心空理明處先生曰此實少年妄作事雖無他懼獨不念惡歟乎

退溪平日獨處讀書之所不與人同非講學應對之時左右靜無人焉嘗言獨寢玩樂齋中夜而起拓窓而坐月明星概江山寥廓凝然寂然有未判鴻濛底意思又曰蓋怠惰則慾熾情流而不宴不息惟能敬則心清氣定而可以安養調息故人能知宴息亦以敬而非以怠惰則可與論敬之理矣

曹南溟植夜分就寢亦未嘗昏睡曰夜中工夫儘多功不可多睡

趙龍門昱講論經旨夜深燈盡則獨坐沉思至於疑義有自得處則必使門人子弟抽出經傳以驗之一夜至二三次或達曙不寐其究心經傳如此

讀書

栗谷曰先讀小學於愛親敬兄忠君悌長隆師親友之道一一詳玩而力行之次讀大學及或問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一一眞知而實踐之次讀論語於求仁為己涵養本原之功一一精思而深體之次

讀孟子於明辨義理遏人欲存天理之說一一明察而擴充之次讀中庸於性情之德推致之功位育之妙一一玩索而有得次讀詩經於性情之邪正善惡之褒戒一一潛繹感發而懲創之次讀禮經於天理之節文儀則之度數一一講究而有立焉次讀書經於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一一領要而遡本焉次讀易經於吉凶存亡進退消長之理一一觀玩而窮研焉次讀春秋於聖賢賞善罰惡抑揚操縱之微辭奧義一一精研而契悟焉然之先正所著之書如近思録家禮心經二程全書朱子大全語類及他

性理之書宜閒精讀亦讀史書通古今達事變若異
端雜類不正之書則不可頃刻披閱
退溪曰讀書不必深究異義只就本文上求見在之
意而已
寒暄就金佔畢齋請教受以小學曰苟志於學當從
此始光風霽月都在此中
柳西峯藕曰大學乃入德規模如屋之間架自餘六
經語孟中庸如以窓壁門楣塡飾爲縱讀他經傍見
一部時常閱之可矣
退溪曰易乃理數淵源之書誠不可不讀但不如語

孟庸學之功於學者日用工夫故先正或以爲非學之急其實莫急於窮理盡性之學也又曰欲知入道之門却於朱子大全中求之則易得用力之地矣又謂學者曰不可不先識體段多敎以太極西銘啓蒙等書又自言十九歲初得性理大全首尾三卷讀之深思體認漸得門路始知義理之學

尚論

鄭道可問鄭圃隱一死頗可笑退溪曰程子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圃隱精忠大節可以經緯天地棟樑宇宙而世之好議論喜攻

嘆不樂成人之美者嘵嘵不已每欲掩耳而不聞

寫字

退溪自少時書字必楷正雖傳鈔科文雜書鮮有胡寫嘗與其孫安道書曰凡事當謹慎今見汝寄金而精書大字亂草慎勿爲麁狂之態

作文

朴㵛皐承任中年後不喜賦詩曰詩令人浮薄也

栗谷曰苟能志道科業亦日用間一事也近日士子通病每惰自謂志慕道學不屑科業而悠悠度日兩無所成最爲可戒

或作文退溪曰辭達而已學者不可不解文章若不解文章雖曰粗知文字未能達意於言辭矣○又曰儒家意味自別工文藝非儒也取科第非儒也世間許多英才混汨俗學更有甚人能擺脫得此科臼也耶

為學

栗谷曰人生斯世非學問無以為人所謂學問者亦非異常別件事也只是為父當慈為子當孝為臣當忠為夫婦當別為兄弟當友為少者當敬長為朋友當有信皆於日用動靜之間隨事各得其當而已非

馳心玄妙希覬奇效者也但不學之人心地茅塞識見茫昧故必須讀書窮理以明當行之路然後造詣得正而踐履得中矣今人不知學問在扵日用而妄意高遠難行故推與別人自安暴棄豈不可哀哉

立志

成大谷運曰志先立而行隨之須將鼓舞振作四箇字常自激昂委靡偷惰者雖有美質無有成之理

栗谷曰志者氣之帥也志一則氣動學者終身讀書不能有成只是志不立耳志之不立其病有三一曰不信以聖賢之言為誘人而設只玩其文不以身踐

二曰不智自分資質之不美安於退託殊不知進則爲聖爲賢退則爲愚爲不肖皆自所爲也三曰不勇稍知聖賢之不我欺氣質之可變化只是恬常滯故不能奮作昨日所爲今日難革今日所好明日憚改如是因循進寸退尺此不勇之所致人有此三病故君子不出世六籍爲空言可勝歎哉

變化氣質

栗谷曰人之容貌不可變醜爲姸膂力不可變弱爲強身體不可變短爲長此則已定之分不可改也惟有心志則可以變愚爲智變不肖爲賢此則心之虛

豈不拘於稟受故也

窮理

徐花潭敬德年十八讀大學至致知在格物慨然歎曰為學不先格物讀書安用於是書天地萬物之名糊於壁上日以窮理格物為事究一物既通然後又究一物食不辨味行不知趨不問晝夜寒暑危坐一室者六年無物不格嘗曰學者制行甚高見處若不灑然終為可人而已且不免退步不可不知也

退溪語及八陣圖曰此亦格致一端讀書之暇可以究觀也

省察

李晦齋彥迪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事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

栗谷曰萬惡皆從不謹獨生又曰謹獨然後可知浴沂詠歸意味

洪耻齋仁佑每於幽獨中儼坐上服益加矜持內子曰何為致敬如是曰上則天臨有赫下則地載吾身幽則鬼神洋洋明則妻子在傍如何不敬

克治

曺南溟曰沉潛底人須剛克做事天地之氣剛故不

論甚事皆透過
宬大谷曰克己一段爲學第一工夫所謂己者吾心所好不合天理之謂也須於日用仔細檢察纔覺己私一劄兩段洗淨心地不留苗脉則自然天理昭著人欲退聽
靜菴曰學者先務莫切於義利之辨私欲之萌皆出於利從念頭拔去根本然後可安於學矣嘗聞許相稠對案几坐夜半偷兒入室公不寐冥然若泥塑人盜去家人覺之恨焉公曰賊之有甚於此者來戰於心何暇警止外賊乎先輩克己如此

論敬

退溪曰敬之爲說雖多而莫切於程謝尹朱之說爲初學計莫若就整齊嚴肅上做工夫不容尋覔不容安排只是立脚於規矩繩墨之上戒愼恐懼於須臾隱微之際不使此心有所放逸則久而後自然惺惺不昧

南溟常佩金鈴稱曰惺惺子時振以喚醒

異端

退溪於山僧請詩雖或不拒但寫烟霞水石之勝無一字及於僧字者晩年亦鮮有作又曰陳白沙王陽

明之學出於象山陳學猶未純為禪學故自言聖賢之書無所不講舍繁求約然後心體呈露日用應酬各有頭緒復然自信云其悟入處終是禪伎倆至於陽明學術頗忒心賊仁義亂天下未必非此人也創為心即理也之說謂天下之理只在於吾內而不在事物學者但當務存此心而不當求理於事物雖如五倫之重有亦可無亦可剗而去之亦可也是庸有異於釋氏之教乎欲排窮理之學則作朱說於洪水猛獸之災欲除繁文之弊則以始皇焚書為得孔子刪定之意其言若是而自謂非狂惑喪心之人吾不信

之也

栗谷曰佛氏之害如外寇之侵突陸氏之害如奸臣之誤國

誠意

金鶴峯誠一以鈒分贈子弟曰汝等須以此斬斷義利之關以別其取舍

養氣

靜庵曰古人云希顏亦顏要在用心剛剛則為善不難矣如栞者亦於清夜澹寂之中或有志氣清明之時矣苟能養之不失則古人可期而用心不剛故明

日還有紛撓之患矣

操存

退溪曰心氣之患正緣察理未透而鑿空以強探操心昧方而揠苗以助長不覺勞心勞力以至于此此初學之通患不能速改其患遂成治藥之方第一須先將世間窮通得失榮辱利害一切置之度外不以累於靈臺凡日用之間少酬酢節嗜欲虛閒恬愉至如圖書花草之玩溪山魚鳥之樂苟可以悟意適情者不厭其常接使心氣常在順境中看書勿至勞心切忌多看但隨意而悅其味窮其理須就日用平易

明白處着破教熟優游涵泳於其所已知非着意非不着意之間照管勿忘積之之久自然融會而有得尤不可執捉制縛以取速驗也

逸款

書南須曰天下第一鐵門關是花柳關也浪溪曰紛華波蕩之中最移人余嘗用力於此為含人聲徒論前便覺有一端喜悅之心雖痛加窒欲僅免坑塹其幾生死路頭也又曰買田許直約濫從乎理所不免但一有利已克人之心便是舜蹠所由分須緊着精來剖判義利才免為君子卽是為小人

粟谷曰爲善而近名亦利心也君子視之甚於穿窬况爲不善而徑利乎

器量

黄翼成喜𤼲從寛大平生不念舊惡兒孫僮僕羅列啼號畧不呵禁嘗引僚佐議事方濡筆書牘有僮僕溺其上公但以手拭之而已

權忠定擬鄉人爲本府敎官者來謁公道揭吏人府使聞而面數之敎官遑遽給應曰非我也乃權令公也府使曰捶吏濟私權相亦爾乎恚言不置公終不辨也

鄭寒岡述曰行貴於敦厚志貴於勇往學貴於醇正當以忠信篤實為主

敬身

趙文節元紀九歲嘗着象戲父見之杖詰其婦曰吾兒已學無益之事何以成立公聞之泣告曰偶然學之非知無益若害于身豈敢學之以貽父母之憂乎遂平生不着

退溪自少至老不喜靡居獨處一室涵養本原待人之際雖不立崖岸自有難犯之色

晦齋太有定力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靜正自持其

在金州過節日張俗戲監司金公正人也往往顧笑先生超然如無見也

李一齋恒登道峯山望月廣收心危坐會緇流闍堂且起視旋自訟曰心為形役烏乎微工

金鶴峯見門人有信步入者責之曰古語云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不可不知也

謹言

晦齋在玉堂與同僚相對終日無言蓋持敬切深非矯而為之也

退溪論卞之際氣和辭暢理明義定雖羣言競起而不為參錯説話必待彼言之定然後徐以一言條析之然亦不必其為是第曰已見如是以為何如

徐花潭平生懸崖異之行與鄉人處終日言笑不見其有異也

趙月川穆朝廷利害時政得失雖有言者不與酬酢有一朝士來談時事公曰山中當作山中語

芝峰類説曰曹南溟詩㶊風何須談世事談山談水亦多談成大谷詩逢人不喜談山事山事談來亦所人尤高

退溪見人有道故舊之過則正色不答

安處誠少與諸友語曰三十後監試四十後東堂決不可赴至戊寅三十一也父貞敏公命赴司馬對曰君子一言千年不改少與友言今不可改

衣服

靜庵曰衣章一身儀表不可不潔

趙月川見子弟有不整冠者厲聲曰昔管寧遇風波仰天呼曰吾平生無他罪但三晨科頭不冠甚是惡事慎勿如是

成聽松守琛衣服只取周身常服狗皮裘綿紬之屬

不以掛體

飲食

晏相國瑔布衣蔬食以守平生一日有客候公進飯唯藿湯而已公不嘗而和飯客曰羹若不好奈何不嘗先和乎公曰羹若不好容得已乎

鄭愚伏經世曰酒乃殺人之酖毒今幸因病止酒此是保養精神安享壽考之徵千萬痛絕如麴糵杯樽等物一切不留家中如破釜甑燒廬舍濟河焚舟底勇決不然恐或駸駸為嗜欲所奪一到口頭忍不得舊滋味矣千萬戒之

正家

寒暄以為我國士大夫鮮立家訓故化導不及於妻孥教澤不下於臧獲仍放內則制為儀節至於內外僕妾亦皆分男女序長幼視職勤惰以為升降勸懲之規吉凶有費節豊約紓縮之差每以朔望讀法整頓此其家訓也

祭祀

退溪曰忌日設酒食會鄉曲非禮也

成聽松以墓祭輪祀或不誠潔乃立墓祭法置墓田臧獲指屋墓下藏器有閣收穀有庫具饌有廳致齋

有房几百皆備以至床席器用之細皆規畫精固為
之立籍以為經遠之圖

曹芝山好盖祭祀尤致謹凡百器用別所以藏家衆
執事皆令前期沐浴以布掩口鼻然後滌器具饌井
泉預為淘淨不使他人混汲醋醬亦別貯

吉冶隱再每值親忌一粒不下口垂淚終日

許文敬稠遇父母忌日服母夫人手縫圓領流涕以
致齋

夫婦

南溟曰恒居不宜與妻孥混處雖有資貧之美因循

汩沒終不做人矣

退溪曰夫婦人倫之至百福之源雖至親至密而亦至正至謹之地世人都忘禮敬遽相狎昵遂致侮慢凌蔑無所不至者皆生於不相賓敬之故是以欲其當謹始

李白沙曰聖人制禮年過七歲男女不同席嫂叔不通問其別嫌愼微之意至密且詳不如是無以防後世之嫌而有以起淫佚之端後世之人不知此義親戚接遇有別則曰短於睦族指無倫無法之家曰親戚相愛至於接膝而坐同床而食讙浪笑傲駸駸淪

入於禽獸之域而自不能覺或謗興於情外變生於帷薄亡身滅族而後悔可不戒哉

退溪家書曰聞蒙兒尚居寓於內禮云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今此兒巳十三四尚未出外可乎先生見兄嫂雖一日累見必拜致敬

御下

趙公遴居官處事未嘗疾言遽色有罪犯者必先敎誨而後䂓楊曰以口舌代斧鉞方好

治産

退溪家書曰營産等事人所不能不爲者乃翁平生

雖踈拙亦豈全不爲乎但內專文雅外或應務則不墜士風爲無害若全怠雅尚沒頭經營則是爲農夫之事鄉里俗人之爲耳又曰大抵君子當以風素文雅恬淡寡欲自處而餘事及於生業則無害又曰若棄俗務而癈志業終爲鄉里之陳人可不戒哉

儉約

退溪雅尚儉素盥用陶器坐以蒲席布衣絛帶葛屨竹杖泊如也溪上之宅僅十餘架祁寒暑雨人所不堪處之裕如也

柳西厓與人書曰古人於窮字上下一圍字固乃固

守之意守之既固則漸是見意味何足歎也又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乃所自勉處也又曰貧賤士之常分然到極則亦自難堪惟當思古人善處此者以自遣亦足以安而不至於傷矣若中庸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無入而不自得又是别般地位未易言然使吾胸中常存此意思則亦一服清涼散

持身

趙月川曰保身莫如謹易六十四卦惟謙卦無凶

權公磾退溪舅也其宅在京西小門內嘗欲與之先生辭不敢後入都嘗僑寓他處未嘗居之

縣守

權忠宣撥爲鄭順朋所啓罷歸下諡懼女婿洪仁壽
奔來謁公對婿言色如平日後加罪配泰川鄉黨來
訣進士琴元貞執手哭失聲公笑曰吾以子爲丈夫
何至如是死生禍福天也怡然就道有禁府郎馳來
一行驚倒公正色叱之至則移配朔州矣

鄭文翼光弼忤金安老被謫安老伏罪台還僮僕持
朝報來倍道而往中夜至謫所僮仆不能言子弟惶
恐探囊中消息乃吉語也白之公曰然乎雷息酣寢
明朝見其書

義命

鄭一蠹汝昌謫鍾城見充庭燎之役每使星入府必躬自繼火七年蔑蔑不懈

金寒暄宏弼移配順天禍機叵測先生處之泰然不改常操甲子加罪先生聞命沐浴冠帶而神色不變乃就刑

宋圭庵麟壽為李芑所忤遂賜死使者到門適公生日族親門生多聚擧家驚哭公神色不變沐浴冠帶擧止如平日書付其子曰勿以我為戒勤讀書戒酒色以慰九泉之魂與其負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遂

從容就死

辭受

栗谷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父子之間何言不盡何懷不達是以心有不安則辭身有疾病則辭分所不堪則辭未嘗以瀆擾爲嫌爲人君父亦莫不隨其所辭而處之必盡其道使君臣之際情志交孚

張旅軒顯光曰朋友相資古人所篤但須稱其有而資之量其力而濟之要以相盡其心而已然後與之者不傷於惠受之者得保其恥也若徒執資之之誠而不度其資之之道强其力之所不能而以必濟爲

心非其財之所得有而以必施為意則受之者固傷於義而施之者亦害於理

出入

退溪常守靜端居未嘗出入而若斯文雅飲里社宴集則亦時往焉親戚若有吉凶慶吊則近必親往遠必使人致禮至老不廢嘗言吾初出身在京師每為人所牽挽逐日燕飲少有暇日輒生無聊之心而夜來思之未嘗不有愧於心又答鄭子中曰方今交象如聘而來行之處子何可輕自往見正須內植其志壁立萬仞而所以行於世者則每以退人一步低人

一頭為第一義閉門自守聽天命如是而或有險難可謂之命以其非自召也後進登先進之門主人雖是可信其在門賓客皆可信耶故於一投足一開口之間不得譽則必得毀得毀固可畏得譽更可憂古人戒後進曰今日人主前得一獎明日寧相處得一譽困而自失者多矣此誠切至之論

長幼

退溪曰年長於我有父事兄事之差等是大槩言之其間復有賢愚貴賤分義隆殺之不可無分別者各隨所遇有萬不同難以硬作一說斷定也

趙重峯亟得師門筆札必盥手上服焚香再拜而讀之其將命奴婢亦以賓禮待之

鄭道可問少時一字師皆可拜否退溪曰古人為師無服以其輕重難齊不可預立法也拜亦然

李松齋堣與靜菴冲菴為道義交公退必會設大衾長枕同宿焉嘗曰在朝與諸賢戮力王事在野與遺逸討論經史無非行道濟世之心也

接賓

退溪曰待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豈可不論老少貴賤而一切以敬乎當先有慢忽之心不可也

或問家長使出迎客我出不拜客客入坐定後拜否退溪曰不然我代尊長迎之而不拜於義未安若長者親迎則姑避不拜可也

退溪雖門人小子若遠行必設酒下堂以送常若往來祗離席以拜若尊客具官服但不着帽迎送大門外升降揖遜動中規矩客來常有酒肉而必預敎家人以供之未嘗對客言之稱家有無雖貴客至亦不盛饌卑幼來亦不忽焉飲酒隨量勸之榮川守李銘來謁倨傲無禮咳唾自若指點屛簇評論書畫先生隨而答之畧無幾微見於色

鄭浣過旋閭必鞠躬致容

篤義

尚相國震凡畜獸可為庭玩者必放之曰飲啄自如物我同情滋味可供者必求生道曰豈忍對生而思食乎

處世

趙文節元紀戒靜庵書曰凡群居天地間不可高飛遠走必須少同於俗庶免為衆所嫉

鄉人忠學者恥隨品官之列退溪曰鄉黨父母宗族之所在所貴者齒雖居下於禮於義有何不可居鄉

賦役必先下戶而輸之吏胥不知爲達官家嘗坐溪邊畓夫來告曰今年栢林之禁進賜戶當之先生笑而不答

金鶴峯遇鄕中執綱者雖年少亦必加禮

退溪嘗在漢城隣家栗子落于庭中令拾而還之

吉冶隱隣有喪雖微者啜粥未嘗飽也

梁鎡司成義爲禮安縣監退溪盡民主禮久而愈敬成義反挾地主之尊辭甚倨聞者憎怒而先生終不言其失

事君

圃隱鄭公欲扶社稷太宗大王設宴請之作歌侑酒以觀其意公和曰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白骨為塵土魂魄有也無向主一片丹心寧有沒理也太宗知其不變遂議除之

居官

金鶴峰為邑宰每上官來到必公服候于官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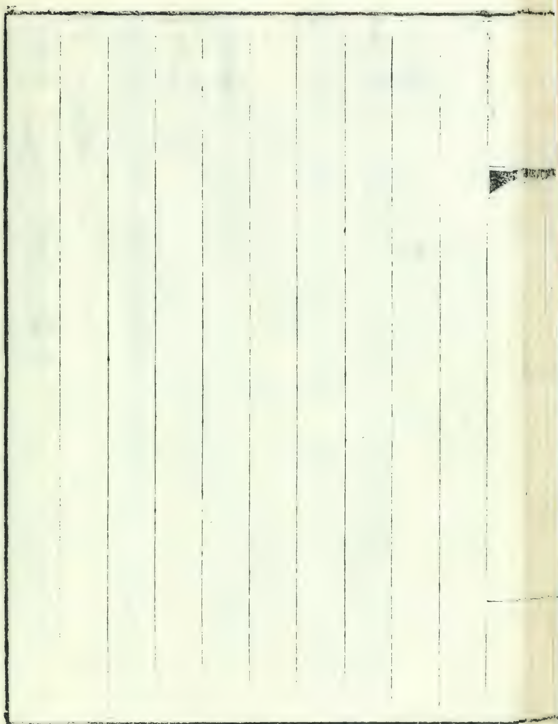
四端

趙靜庵曰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仁義禮智之德天理豈有惡哉但為氣稟所拘故乃有差焉姑息懦弱仁之差也暴虐厲猛義之差也諂諛過恭禮之

差也奸譎詭詐智之差也

道統

我國學問箕子時事則無書籍難考三國時天性雖有粹美而未有學問之功高麗時雖爲學問只主詞華至麗末禹倬鄭夢周後始知有性理之學及至我世宗朝禮樂文物煥然一新以東方學問相傳之次言之則以夢周爲東方理學之祖吉再學於夢周金叔滋學於吉再金宗直學於叔滋金宏弼學於宗直趙光祖學於宏弼自有源流也



林下筆記卷之九

典謨編目錄一

林下筆記卷之九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典謨編

丹在丌上曰典謀王體曰謨大學衍義一書爲帝王家典謨也故先儒氏必引以爲告后之綱領乃倣是書之例先立條目特書經典及先儒語次書列聖朝與諸賢問答等說作爲一編

治道

書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中宗朝講筵侍講官趙光祖白上曰人皆曰世道漸下後世不能復古若如此言則今當爲禽獸之域而無復人道矣三代之治復之有要苟能明我明德使萬化皆從此出則下民觀感儆法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苟不以德而求諸事爲之末雖使施措或善何益之有然亦非拱手自修而已必有禮樂刑政以爲導之之具則民豈有不從者乎○上謂趙光祖曰范祖禹言國家當遵祖宗法此言甚當祖宗遠慮深謀以立長久之法子孫不宜輕變也光祖對曰先王

之金科玉條固當遵守勿改或有膠固不便者
亦不可不變而通之要在識其勢察其機已○
仁宗朝大司憲宋麟壽等上疏曰前古帝王之
所以致治者不過講學納諫設校用人而其致
亂者不過四事不修而已竊適師儒講學體認
存養省察施於爲政者講學之本也言逆于心
嘉其忠直言遜于志慮其諂諛者納諫之本也
精師儒之選重敎誨之任必使德成而材達者
學校之本也大誥中外收召髦俊唯才德之是
取者用人之本也○宣祖朝內贍僉正成渾上

疏曰聖人所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維持於閑暇之日戒懼於無疆之休者非過計也臣歷觀前代衰微之象必見於中葉須得中興之主作新更化民心歸嚮天意重新以之垂裕後昆引而長之乃不易之理也我國家積德開基治成制定二百年于兹恬嬉之勢日甚一日要須殿下振而作之勞来拊循思結民心以爲祈天永命之本者適當此時不可失也如以憂深之言斥爲喜事之流習俗之論擬以守成之義堅持積衰之勢坐待危亡之至則民生日困愁氣彌

盛乖戾之灾四面而至人心既離天意可知脫有風塵外警盜賊內發則上下渙散土崩瓦解雖欲悔之已無及矣且天下國家大物也必置之安地而後安安之之道有漸而成非可朝令而夕就也迨天未雨綢繆牖户知道之言聖人讃之惟聖明留意焉○又曰損益沿革之理求之史傳有自然乘除之勢無世無之正如天地之運寒暑晝夜代序往復推舊而致新然後生意自然接續而化育流行焉夫聖王之法盡善盡美因時制中無以加矣而久則獘生者亦理

之常也必有損益變通以繼其後然後聖人之
心長存不死仁愛之澤萬世賴之若夫祖宗之
心即聖王之心也豈欲使斯民久困於弊法之
中而莫之救耶任事之臣無深謀遠慮樂於因
循凡有建白例必報罷其間幸或有命施設者
而不擇能手委之非人徒擾舊章未獲新益聖
心益沮尤無有爲之望以致坐視吾民之困而
莫之救胥吏因之恣其奸利竭生靈之膏血無
有紀極嗚呼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則雖使孔
孟論道於內亦無直時救民之術龔黃橽武於

外亦無承流宣化之地矣○判中樞府事李滉上疏曰祖宗之成憲舊章積久而生弊者不可不稍變通然或並與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紛更之必致大患專倚於守舊循常之臣則有妨於奮興至治偏任於新進喜事之人則亦至於挑生亂階○直提學李珥筵奏曰今日國無紀綱無可爲者若今因循則更無所望紀綱不可以法令刑法強立之也朝廷善善惡惡得其公正私情不行然後紀綱立矣今者公不能勝私正不能勝邪紀綱何由而立乎○又曰殿下若欲

倣唐虞三代之治雖祖宗法亦有不得不改者
若欲少康而止則可遵祖宗良法美意也今之
所謂法祖宗者只守近規之傳襲者而祖宗良
法實廢不行也○又曰真西山曰當持守而持
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此真不
易之正論也雖舊章成憲時移事變則或有勢
難遵行者故國初用經濟六典而光廟翔成經
國大典成廟以後續錄多端此豈好為紛更乎
權時適宜之策不得不爾今者不但膠守舊章
雖誤規出於一時行之旣久則認為成憲遵守

蓋虞毒遍寰宇而莫之恤斯民何罪值聖明之君而終不得脫塗炭之苦乎○又曰目今生民之困日甚一日世道人心如水益下若因舊守轍則決無有爲之望必大加振作盡祛宿弊然後庶可爲治朝廷之上紀綱大壞大小之官不思其職已成風習此不可以一時威力治之必須自上堅定求治之志招召俊乂集于朝廷各觀其才擇授可合之職委任責成持之悠久則國事可整而治道可興也○又曰殿下誠欲有爲須痛革因循之弊人情憚於改舊以爲今日

既行矣明日何可猝變姑息如是則馴至於不可救矣○又曰自古人之所見不同迂儒則以爲堯舜之治朝夕可做流俗則以爲古道決不可行於今日此皆非也爲治須以唐虞爲期而事功須以漸進也○又曰人君如有所欲爲則必採衆論衆論盈廷而擇用則必出于一若使衆人各行其議則反致騷擾政出多門矣今者雖論議畢陳而自上必倚仗一二人可任經濟者擇其中而用之使論議出於一然後可以漸非治道矣○兵曹判書李恒福上劄曰五政保

民只在強勉力行加之意而已夫謀而不納是謂廢之納而不行亦為空言行而不力中道而隳故聽言非難用之為難用言非難用而力行之為尤難也人君力行學問則智益明而德日進力行政事則百工勉而萬事理力行嘉猷則羣策來而衆事集衆事集而聰明廣羣策來而庶政擧為政之道如斯而已○仁祖朝故相金尚容箚曰何能以一人之力一朝而盡易一國之事乎為國之道去其太甚而更張之可也上嘉納之○故相趙翼曰治道惟通經窮理之

人知之非常人所可揣度而曉致君澤民惟道德君子能之非俗子庸流所可勉強而為古昔聖賢所以自治治人之道具在經傳不法此而為治無是理也○今人每言循例此言最害事國之所謂例者非治世之例乃衰亂之例也因而循之則衰亂何由而振乎人之所謂例者非為善之例乃庸陋之例也因而循之則庸陋何由而攺乎○仁祖朝領事崔鳴吉奏曰大綱大法當守先王之制而其可以變通者必隨時更張况今大典之法廢矣請令六曹漢城府堂上

與其卽僚講習如或有廢而不擧者稟旨申明

上曰善○孝宗朝司憲府啓曰近年以來百弊

膠固今當嗣服之初宜大更張一洗痼習而必

先知起弊之源方可行救弊之策內則各司官

員會于一處各陳本司之弊外則列邑守令聚

會鄕人各陳本道之弊並與捄弊之策而作冊

三件一備乙覽一下廟堂一送兩司以爲矯捄

更新之地從之○上問司僕寺正宋時烈曰或

言今當一切更張此言何如對曰今國家如經

重病過用峻劑則必死不用藥亦必死惟在聖

上酌得其中若得人而任之則非所慮也○世
宗朝教曰我國議政府總一國之政後以大臣
不宜親細事令六曹得自奏事自是事無大小
皆歸六曹政府不與焉有違古者任相之義令
依太祖成憲六曹各以庶務先報議政府商度
以啓惟吏兵曹除授兵曹用軍等事刑曹死囚
外刑獄令該曹啓聞施行政府從而審駁之○
中宗朝教曰事權不一則政令紛亂體統不立
則國勢不張以是求治不亦難乎政府者百僚
之所統屬政令之所平章軍國機務無所不總

自昔逮我朝莫不專任輔相以成其治署事之
廢雖在一時其職乃總百官平庶政邇來六曹
庶務漠然不關此豈命相之意乎自今百司衆
務毋得經自啓達六曹漢城府凡緊重公事與
別有施設建廢者並先報政府商確當否其合
宜者具由啓稟如風憲之職不比諸司然其有
建白受教者政府亦不可不知宜令報府以相
可否使政令歸一綱紀整擧以立一代之體○
明宗朝諫院啓曰臺諫耳目之官國家大小事
無不與知以濟可否而近日備邉司秘密公事

兩司皆不得預聞軍國大事關係甚重豈有臺
諫不聞不知之理并請自今秘密公事自備邊
司一一通諭于兩司從之○仁祖朝司諫院啓
言臺諫受耳目之寄而近來軍國刑獄之事皆
不與聞雖欲糾劾不可得矣請令注書撮要書
送于兩司城上所從之○仁祖朝命大臣檢飭
六曹六曹飭各司使之聯合維持議政府啓言
政府會坐之規廢已近百年目今時事日漸艱
難聖教若是丁寧臣等欲於每月二三開坐於
政府令六曹堂上來叅商確時務稍復祖宗故

事上可之○上教曰近來備邊司非但坐衙甚
罕關緊之事亦不趂即回啓此必堂上太多之
故也自古謀國之士不過數人而已遂令大臣
商量減下堂上○杞平君俞伯曾上疏曰殿下
每於備局之坐輒送人以察其勤慢大臣又以
早往為盡誠諸堂上郎廳未到之前或有徑先
獨詣者此則只損其體面而開坐之後左右顧
而問曰此事何如皆對曰惟在相位處分終日
推諉竟無歸一之論如有面啓之事則作兩端
之辭恭俟睿裁而已是故兒童走卒亦為備局

坐以相戲然則雖罔晝夜長在備局有何一毫之益乎○孝宗朝教曰目今百司悠泛度日如坐起不難之事專然廢閣錢穀之任尤不可數易而朝差夕改我國若無執吏則無可爲矣○故相閔鼎重上疏曰下情之不通久矣須者常叅之擧誠美事也而在庭諸臣只行拜禮而退有若一時習儀者然此豈臨朝聽政之本意哉世宗視事親自詢諮而凡干公事該曹皆得稟斷自夫此規之廢而草記之啓作矣今旣複設則各司可啓之事皆宜面啓以備睿裁豈可以

常叅爲一文具而又有草記叅且常叅之日則
罷朝後諸司之官各於本司開坐以其稟旨之
事因爲擧行之地不敢偃然徑還者乃是古例
云而今則常叅之官既無稟旨之事又闕坐衙
之規此等事亦恐不當也○肅宗朝戊子大臣
不得備位領相又出城廟堂空虛緊急公事不
得禀達變通備局有司堂上趙相愚援據丙戌
年閔鎭厚定奪前例請與戶曹判書就大臣家
相議可以施行事劃即禀定擧行上從之○故
相崔錫鼎上疏曰仁祖朝三公皆有故特命備

局諸宰逐日来會于本司定奪時急機務備局無大臣則不得開坐例也而有事之時則不拘常規如此○太宗朝謂議政府六曹曰今國家無事予當冱寒每日視朝煩卿等早朝者無他欲與卿等克勤無怠以盡敬天勤民之道韓尚德對曰勤政帝王之美德宴安古人之所戒雖無事每日視朝誠美法也○文宗朝命時政得失民間獘瘼各實封以聞言雖不中亦不加罪於是封事者甚多上採用之○成宗朝於筵罷必御便殿六承旨各持所屬各司公事率議貟

親詣上前呈進上必與該員及承旨尋繹事理
反復商確○上命集趙孟頫字刻張蘊古大寶
箴揭于便殿以自警親寫王禹偁待漏院記以
賜承政院曰君之監戒莫切於大寶箴臣之警
省莫切於待漏院記故已令刻而揭之今欲戒
飭內侍其令能文者作內班院記揭亦焉○孝
宗朝上以我朝之治莫盛於世宗成宗兩朝皆
可為後世法命史官抄出兩朝實錄中良法美
制以進常置左右朝夕省覽

君道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太祖朝諫官上疏曰先儒真德秀作大學衍義以進經筵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備見於此伏願日御經筵講論聖學以極格致誠正之學以致修齊治平之效上從之命進講大學衍義○太宗朝講大學衍義論趙高事曰宦官之設本以給事於前也豈可任以國柄承旨朴信曰古之人君亦知其不可也但朝暮侍側甘言卑辭阿諛苟悅人君若不能明察則必墮於

術中矣故防微杜漸消患於未然○太宗朝欲
以大學衍義后夫人可法可戒之事教中宮及
世子淑嬪以下諸宮人命書衍義齊家之要以
進○太宗朝謂代言等曰大學衍義西山眞氏
集古今格言為書予每讀之其間德刑先後之
分田里休戚之實尤其要者也乃命右副代言
韓尚德大書殿壁使羣臣觀之○世宗朝講大
學衍義經筵官李之綱曰人君學問正心為本
心正然後百官正百官正然後萬民正正心之
要專在此書○世宗朝講大學衍義至雲漢章

喟然歎曰吾經旱災未有如今年之甚幸賴宗
社之佑民免饑饉雲漢詩正予憂旱之意也○
中宗朝講筵檢討官趙光祖言近思錄論性命
之源至精至微不可不進講也叅贊官金安國
曰文宗用力於道學甚專近思錄大學衍義親
自考證以御筆釋義或點句殿下誠能體行此
書則治化可興上曰此書旣切於心學況先王
所用力者乎其令弘文館取進○顯宗朝講大
學衍義吏判宋浚吉曰誠意以下工夫當叅看
於格致蓋心體得正然後可以格致也上曰格

致而不誠意惡用是格致爲哉○肅宗朝講大
學衍義講官言是書乃人主龜鑑雖於畢講之
後亦宜常加覽閱上曰眞德秀十年覃思用工
甚勤今見此篇況如其人之在側其於治道甚
切至當各別留心焉○英宗朝講陸宣公奏議
上愀然曰故左相李墣勸予講是書故相洪致
中趙文命亦以爲言其意盖以予量狹而欲借
是書以闢蕘聽納之量也昔呂祖謙一介學問
之士能因論語變化其氣質予講是書不能恢
其量豈特負是書亦所以負三相也遂親製綸

音命政府求言令禮官致祭三相○六月天甚
熱上猶講學不輟至夜鼓四下乃罷大臣言太
勞神用上曰人主一心萬化所本豈可以日熱
怠乎祖宗朝必不爾故予使承旨李成中溯考
故事盛暑開講未有考祈寒則有之寒與暑奚
擇哉況一月六對尤可見祖宗勤政之聖意也
○仁祖朝上以時方避殿御資政殿廡下行晝
講藥院以盛暑請停經筵上曰學問之道當惜
寸陰豈可以暑停講乎不聽○世宗朝好學不
倦每日御便殿視事退御經筵○上謂近臣曰

予在縗經之中久不御經筵若後世幼主視以
爲法卽位終三年不讀書豈小故哉遂開經筵
○上御經筵卓愼曰臣聞殿下手不釋卷夜分
乃寢願殿下執此之心無怠無荒人心無常操
則存捨則亡聽政學問之外無他念慮介于其
間則聰明日廣矣上深加敬納焉○上御經筵
謂左右曰予於經史無不周覽今老不能記不
須讀書且不輟者只爲披閱之間所得頗多耳
以此觀之讀書豈不有益○成宗朝親祭文昭
殿還御經筵曰予惜一日若齋日則已祭後則

不可停也○親祭文昭殿御齋宮召宗宰飲福
鄭麟趾曰世宗嘗幸慕華舘日已晏還宮即御
經筵由是讀綱目百遍今殿下方講綱目須以
世宗為法上還宮御經筵○尹弼商洪應盧思
慎李克培徐居正許琮李坡孫舜孝魚世謙李
克基侍上曰前日論難予聽之甚嘉今亦論難
可也弼商曰請臣等問之坡舜孝克基世謙對
之遂講大學又講心性情又講中庸又以理氣
先後出入經史縱橫問難又問天地度數漏刻
置閏河洛律呂等事夜已深矣弼商慮上勞欲

退上曰予今日得與卿等講論益聞所未聞不亦樂乎卿等勿退更復論難○上每於經筵孜孜聽受猶以為未廣擇二品以上可顧問者輪次叅侍錫為特進官○宣祖朝故相盧守愼筵白曰雖以生知之聖必好學者為義理無窮也令如臣者亦在筵中深為惶恐雖有下問必不能仰塞然臣不能觧則退而思之思之未得則考之載籍又未得則質諸朋友以待後日上達固無妨也○肅宗朝講筵校理金昌協因文義論正心之道曰朱子論二南之化以為誠正之

功薰蒸透徹融液周遍其發明誠正之功極好
燕安之中不能實下工夫而只以臨筵講讀為
事則其與朱子所謂將正心吟咏一餉將誠意
吟咏一餉者相去幾希末又以立志之說為君
道之要上皆嘉納〇宣祖朝副提學李珥筵奏
曰曾聞殿下謂侍臣曰予欲學問只緣多事未
遑也此語誠有之乎上曰然珥曰臣聞此言一
喜一憂喜者喜聖上有學問之志也憂者憂上
不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
書而已只是日用間處事合理之謂也惟其合

理與否不能自知故讀書以求其理矣若只以讀書爲學問則非也本於日用之間事事求合於理一政一令皆出於正此乃聖上之學問也自上質美寡欲其於學問不爲也非不能也○僉正成渾上疏曰人君即位之初孰不爲凡主求賢志治粗若淸明而不能實用其力於學則中年以後嗜欲旣多忠直漸遠紛華聲色之娛日以銷鑠其志氣故前明而後暗若二人然者多矣臣每讀史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宋理宗也○領議政李浚慶筵奏曰人主一語一默一動一

靜莫不係於國家興亡不可以一動靜一語默
之微而有所自逸人心之難制莫甚於慾匹夫
不是無慾而或畏法有制或所遏不豊不甚為
慾所使然猶有喪身亡家者惟其難制故也至
於人君則所交於前者莫非豊亨豫大之事而
無法制之可畏故雖明易溺雖安易危惟慾易
放故也自古人君以慾致亂者多矣當此即位
之初願先以此為戒以為保宗社保生民之本
焉況直言者國家元氣不可一日無也言雖合
道以逆乎心而惡其人則治亂之所由分也又

必親近儒臣誠心講學先正本原之地可以爲
措事出治之本矣上動容聽納○故相盧守愼
居喪疾劇上遣醫持藥救療守愼上疏哀謝疏
末陳戒六條云臣前日所陳立志之說誠能盡
誠於此則其他要務卽擧而措之耳臣猶有所
憂者憂殿下所務之如何耳務討文義訓解而
不務求義理事實務察政事瑕纇而不務立治
道治法務攬權柄而不務合於人心務循前例
而不務斷以古義務恱諂諛而不務愛正直務
喜才藝而不務重器識玆六者皆臣病中之過

憂也○文宗朝司憲府上疏曰人主好尚不可不愼一有所尚羣邪隨之夫迷君誤國之姦信未嘗無其人也顧人主所守者正而防之甚嚴故未嘗發耳少遇其便則乘間抵隙競進爭入浸淫漸漬使人主怡然而悅陶然而醉醺心蕩意不自知其陷於術中如此者一進而不可退一入而不可出不至於無所不至不肯已也原其所由則人主好尚之少忽有以致之也可不愼哉雖然正人難合而邪類易親禮貌莊則憚於目議論苦則逆於耳一嚬一笑一與一奪使

我皆不得私而彼小人者惟我意向是趍惟恐
承順之未至故自非大有為之君經德不變者
鮮有不為其所賣也○孝宗朝故相李敬輿因
灾異上疏曰虛文小具非所以事天也臣以為
避殿不如嚴宮闈而杜私逕減膳不如崇儉德
而節浮費歲下求言不如實行一事臨朝哀痛
不如夙夜祗懼○太宗朝嘗論漢唐以後外戚
用事之弊曰使外戚通籍宮中出入無防非人
君長遠之計宜當制之於未萌也○十四年初
置敦寧府以處宗親之非太祖後而不得封君

者及外戚諸姓議者以為無職事而為人設官非古也上曰親戚苟皆賢耶隨才任用可也苟不賢而任用之或陷於罪暑𢿙之則廢法論之則傷恩予之置此官欲盡親親之道而不至廢法傷恩也○世祖朝謂都摠管尹士昕曰自古外戚未有不敗其身者汝以椒房之親無他異能位至卿相富貴已極當尋常戒懼畢以自牧慎勿驕人○成宗朝召見院相等貞熹大妃傳曰予親屬庸劣之輩曠官尸祿者多今此星變恐由於此惶恐實深賢俊之士退藏山林者宜

搜訪招來○貞熹王后之弟尹士昐奉表于京有贖貨之誚書狀權景祐盡奴其貸以聞即下士昐于吏擢用景祐東朝亦不敢丐其命○尹遘訟田因其母以聞於内上召謂曰中宮國母不可干以私○洪常叔父傋爲長興府使因公主請授京職大司諫孫比長等上劄以爲不可私傋而毁法請準期不叙御札答曰聞過即改斯亦不難矣爾等能盡乃職予甚嘉之○仁祖朝獻納李敬輿言戚屬干政爲曩時痼弊當此建極之初宜戒髒仕之弊而日昨洪熹以戚屬

除守令漸不可長上曰予亦悔之遂寢其命○
鳳林麟坪兩大君出閤後每當入謁宮中上輒
使年少宮女避匿曰天王家自有禮法大君雖
於予為子而出閤之後則便同外人宜有內外
之別不可如幼年在闕之時○孝宗朝故相李
景奭上劄曰似聞駙馬公主俱入闕內宿留因
滯累日不出此言果或然耶此先朝之所未聞
宣祖時所未有之事也宮禁之不嚴固不可論
亦不為流連宴安之歸乎○肅宗朝有大貫罪
當流寅緣保母乞免上曰王者無私敢以保母

骫邦憲遂杖流之○成宗朝奉保夫人白氏請爵人上曰汝受何物而請之乎官爵公器因内謁爵人於國政何後更若言予必不貸○仁祖朝嘗見侍女有麗服者即令出之宮庭之内不嚴而肅如也○宣祖朝潛邸時乳母乘有屋轎入闕有所干白上不悅叱曰汝豈可乘有屋轎耶命撞破其轎乳母步還其家○宣祖朝王妃寢疾藥房以醫女愛鍾稍解文字術業優於其流請令入診上曰聞愛鍾是倡女雖有軒岐之術不可出入於内庭也○肅宗朝昭儀張氏母

乘屋轎入禁中臺臣李益壽焚其轎執治其奴
上始以不啓而擅刑命罷禁吏尋下教曰七情
之中惟怒難制向日之事予實懲悔呂伯恭一
匹夫也乃能變化氣質彼何人也予何人也以
此自警于心○正言洪啓迪疏論禁中有歌呼
之事有乖於放鄭聲之訓矣上曰若非諫臣之
言此等恠駭之擧何以知之聚衆歌呼者查出
痛治丘史之入闕庭者一並嚴禁仍賜豹皮○
孝宗朝招後宮李氏兄弟孝達信達伏於掖庭
使中人傳命曰汝輩若憑藉汝妹使閭巷有擧

汝姓名者將令內司折汝膝骨而後已也○孝
宗朝引接臣僚之日則宦官皆有憂色相謂曰
今日筵臣得無以吾輩罪過陳達乎宮女亦然
近習之畏朝臣非畏朝臣之敢言乃畏上之能
虛受其言也○太宗朝教曰予觀經史宦官雖
或有忠於君者而其傾君亡國者率多然宮闈
之間不可無此輩也今宦官每以小事欺予予
非不知置之於法但無知小豎不可事事譴責
也昨夜因有微恙問掌膳者不在乃知宦官擅
自遣出不可容貸自今承政院每夜點檢入直

宦官及掌膳者○世宗朝敎曰宦官之職惟在
燈燭掃除不宜授以出納之任予逐日視事俾
無留滯然近者金壽尙於除授間因緣詐傳漸
不可長已令治罪今後事無大小代言皆親啓
○世祖朝承傳宦官李得守以遲滯公事奪告
身定造紙署擣砧軍上語筵臣曰世宗朝承傳
宦官崔濕田畇爲上金忠次之今得守慧黠過
於此數輩非至明無以辨奸吾豈墮於術中匪
敎匪誨時惟婦寺自古誤人國家者未必非此
輩也○中宗朝宦官李承豪有罪下獄敎曰內

官不過出納命令而已今以滯訟將下教承傳色李承豪乃敢阻擋此宦官與政之漸其令訊之侍講官宋麟壽言處分嚴正中外咸服昔成宗嘗曰宦寺狎之則無禮若有所犯不可少貸今日之舉深得防微杜漸之道也○臺諫上疏論宦官有驕肆之習與政之端曰願殿下正身以率動由禮義使宮闈肅敬內外有截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邪衆心咸服焉上敎曰臺諫若不言則寺人干外事予何以得聞其指言其名臺諫舉成亂以對上立命竄亂○肅宗朝

教曰昔宋臣李沆對眞宗之問曰宰相公事則
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則佞此
誠萬古格言也日昨臺臣以捕盜大將拿問事
有所論啓矣卽者內官崔尙仰爲捕將伸辨事
陳達而以翰院廳直之捕捉有若大叚不測之
變潛伏將發者然聽其語意極涉綢繆似有來
脉故嚴問於尙仰則果稱李德屹因大將之言
欲達天聽故陳啓云今此廳直之捕捉曲折所
犯虛實全未聞知而此路一開日後曲逕密啓
有不可勝言而其流之害將至於國不爲國凡

天下之事更歷事變則人情自有懲羹之心于
於曩時密啓之害思之至今不覺慨惋藉令今
日密啓十分公正恰當安知後之密啓者皆出
於公且正乎不可不嚴加提防内官崔尚仰書
題李德屹并邊遠定配

儲嗣

朱子曰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
太宗朝名元子諭善薛偁及侍學侍直等曰今
為元子多設僚屬者欲其薰陶漸染以成其德
也國祚長短生民休戚實係焉其可不謹乎○

世宗朝敎曰世子今當蒙養之時宜選端士以爲僚屬扈衛之官亦須愼簡○又敎曰人生八歲入學古之制也今世子年八歲須於今歲擇日入學世子備儀衛率僚屬至成均館以儒服入大成殿酌獻畢遂行束脩禮于博士升堂受小學而還○又命左弼善鄭麟趾右文學崔萬理更番入侍世子講論或陳古今嘉言善政或說民間之事至夕乃罷日以爲常嘗召書筵官曰世子常在宮中不曾出外恐違節宣延日命隨朝衛予時幸郊外亦不與偕行恐其爲戲玩

所移也○世祖朝諫院上疏曰一傳衆咻求其齊而不可得凡諸宮僚遴選端良敦重之士久於其職勿輒遷易庶幾元良德美日益成就國本永固萬世無疆之休也上嘉其言命書舊例以入○上謂世子曰汝生於宮中長於婦人之手豈知細民之事大抵敎世子倫嘗世法爲上身常勞苦爲中循途守轍爲下○又謂世子曰汝所服木綿衣甚薄陋然耕種耘耔勤苦以成莫若此衣汝當見衣則思女工之不易見食則思農夫之孔艱儉以自奉罔或不勤節用愛人

使民以時且大臣國家所賴以存亡者不可不重古人有曰敬大臣況今大臣皆吾故舊乃汝父執尤不可不敬也○又謂世子曰人主切不可逸亦不可多事多事則怠忽助勞不能剸理惟本性之然後處處事事安然不動雖勞四體亦不勞矣此汝之終身所當行者也○中宗十二年上手書戒箴賜元子時元子甫三歲氣質沉重言不輕發儼若成人保母侍児不敢褻語上令弘文舘撰進教養之方○又命以童蒙須知教元子○十四年以李長坤趙光祖李耔爲

元子輔養官元子便服侍坐拱手對案嶷然如
成人上命讀小學元子讀之聲音清亮分析其
旨已通大義上憑案俯聽喜形於色光祖曰元
子聲音甚仁厚誠國家之福也古之明王敎太
子必以仁厚為主今因其天資而敎導尤易為
力然不須急迫要使從容浸漸成就其德性也
○三十三年上率王世子幸成均舘酌獻先聖
退御明倫堂試士○三十四年上率世子幸太
學與儒生講論○仁祖朝金尙憲請博選方正
篤學之士不拘科目別立官號以輔儲君遂以

前承旨金集爲侍講院贊善○孝宗朝命世子
觀後苑水田種禾耘耔亦如之俾知稼穡艱難
每誦豳風中詩曰田家勤苦宛在目前也○顯
宗朝命大臣選元子輔養官領相鄭太和奏曰
昭顯爲元子時鄭曄鄭經世李廷龜吳允謙皆
以一品爲輔養官今當以宋時烈宋浚吉爲之
上曰人豈能無病故其宜加選太和請以金壽
恒金佐明加差○輔養官宋浚吉乞暇還鄉上
召見命元子出見浚吉曰元子禮揖拜跪無不
中度若非天資之美何以如此願勉令講學開

益其性○命三公之外別設世子傅以判中樞府事宋時烈兼之從領相鄭太和之奏○左叅賛宋浚吉將還鄉上召見浚吉王世子德器成就將大進益遂請以趙復陽朴長遠等老成忠實之人輔導東宫上可之○十年秋上欲行王世子冠禮宋浚吉言春夏屬陽秋冬屬陰在聖人扶陽抑陰之道當遲待明春上用其言定以翌年正月至是賓客趙復陽上劄言雖士夫之冠其子亦必廣延親友所以敬其事也春宫冠禮國之大事山野碩學知禮之臣皆令招延以

成嘉事而傳宋時烈贊善宋浚吉李惟泰俱在
輔導之職退居鄉里請別爲名致上如其言退
定於三月敦召三儒臣時烈以情勢不至浚吉
惟泰赴召○英宗朝以大君王子皆有師傅至
於王孫無教養之官特置王孫教傅○賜虎皮
於元孫師傅南有容曰元孫德性漸長進此宗
社之幸而卿之力也今茲之賜非爲卿也爲宗
社也○御王世孫書賜十有六言教曰昔周武
王以冕服受丹書于師尙父今予此諭亦授丹
書之意也及行禮周旋進退雍容中節上喜甚

○上與王世孫幸昌德宮還宮至建明門外命
四輦曰予欲見世孫乘轎之儀容史官往傳此
意使之乘轎史官還奏世孫之言曰御輦相望
未敢乘轎上曰教以義方可也即四輦○命王
世孫謁太廟還宮命入侍教曰精一執中我朝
家法汝當體行者中即不偏倚無過不及之名
也世孫對曰謹識之○上親製戒東宮文名春
坊官諭之曰於予雖無可學之事若其為民與
為世臣之心至矣其以此傳于世孫○上每行
講筵次對必令世孫侍坐講論文義仍顧挾侍

中官曰此輩可畏膚受之說皆由於此也

君臣

禹告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

中宗朝命入侍諸臣勿以俯伏爲禮侍講官趙

光祖曰禮貴得中過中非禮我國君臣相接之

禮太過蓋自貞熹王后聽政筵臣不敢仰視積

習以至于此○趙光祖又筵白曰雖朋友之間

情志相孚然後可以盡言古者或召入卧内討

論古今治亂至於水旱盜賊人情世態無不周

咨故知益明而治益進也○宣祖朝承旨李珥
與同僚啓曰祖宗朝雖有未寧之時不廢接見
至令入對卧内故上下情愛無間矣君臣猶父
子安有父母疾而子不瞻承顔色者乎○先儒
趙憲上疏曰講官俯伏實非至敬之道祖宗朝
例賜便坐莊憲大王常參傳香之日亦不停講
而温顔假色從容顧問有若家人父子然當此
之時上下之志無有不通而民咨國病罔有不
達所以訏謨定業以至今日休者自貞熹王后
垂簾羣臣莫敢仰視厥後習以爲常至於明良

相遇而一向俯伏明廟當筵亦常每許便坐矣
夫君臣之分判若天地天之與地必須天氣下
降地氣上升然後能生育萬物而成交泰之功
故君須虛心而望其啓沃下聽天顔而審其納
否然後可以誠孚志通補闕匡失而臻太平之
盛矣自古以來未有上驕其勢下怵其威而能
成治道者也○肅宗朝領府事宋時烈筵奏曰
接見臣僚時令大臣坐以論事乎自秦後君臣
之間太嚴情意不通臣師金長生告於仁廟曰
古制臣僚無君前俯伏之禮請如舊儀仁廟允

之其時大臣惶恐不敢變長生亦不能獨行退
而以爲恨矣臣之此言盖爲君臣必顔情熟而
後能盡言故也上曰豈不好乎○英宗朝知經
筵吳命恒請依肅廟舊例令講官坐講上可之
○次對羣臣議賑爭不已臺諫覘其失上曰天
地交泰然後萬物成上下交孚然後庶事理蓁
皇懲周末頹弛之弊繩之以法羣臣救死不暇
豈復有情志交孚者乎當此之時和氣索然上
下怨叛比及二世而亡漢高懲秦苛法濟以寬
簡故朝儀不嚴至有劒擊柱者及叔孫通制禮

始曰乃知皇帝貴也自晉唐以迄于我朝皆文
勝其質而今則君臣之間幾乎否隔故予欲損
有餘補不足使和氣相孚情志流通也○孝宗
朝閔應亨以老臣入對而支辭蔓說終日不已
兼且耳聾不能解聽上教其間實多言語之乖
當舉措之失宜而孝廟猶導之使言酬答不倦
必至於盡其懷乃已退出之後羣臣莫不欽歎
○世祖朝上召見輪對官語之曰予常患未能
日接百官蓋大臣每於常叅朝啓接之小臣秩
卑者未得人人而接之然今日小官將為後日

大官者也臣之於君易致怯縮未能悉展素蘊爾等肆志舒軆悉陳無隱予當採納言雖不中亦不罪之○明宗朝韓脩李恒南彦經林薰等至上召見問治國之道爲學之方仍命四人超陞政院啓曰今日引見徵召之人和顔講論酬酢如響旋有超陞之命臣等不勝感激然用其人而不用其言惡在其用賢哉四人所陳之言深加軆念施諸事爲則庶有補於日新之德上以爲然○曹植金範至上召見問古今治亂植對曰古今治亂俱在方冊皆殿下所已知也臣

請以他事奏焉君臣之際貴在誠意相孚自上開心聽納無有蘊奧則羣下盡誠竭力得展心膂上下講明情志相通此出治之本也○宣祖朝講論語勿欺而犯章以鯫峯饒氏所註人臣自好貨色而却諫其君好貨色之說為是翼日奇大升入對曰人臣若非聖人地位則豈能盡善乎或欲為善而工夫未及氣質偏滯有不能焉然其愛君之心欲使吾君所為盡善而無過故不得不諫若以為吾身不能而不諫君過則是幾於吾君不能而謂之賊者也自上見得似

偏外間聞之亦甚疑訝矣○判中樞府事李浚
慶白曰自古人君初政清明正人見用君有過
則諫有失則爭人主必生厭苦之意於是奸人
乘隙而逢迎之人主之心以為若用此人則吾
所欲無不如意自此與小人合而正人無着手
處然後奸臣得志無所不至矣今新政之初凡
所諫諍皆屈意從之無大過矣久而聖心或移
安能保其如今日乎如此則奸人必勝而與初
政必大相反矣唐玄宗開元時賢臣滿朝以致
太平而緣玄宗多慾而李林甫楊國忠一意逢

迺由是君子盡去而小人獨留終致天寶之亂
一君之身而其事如二人者初與君子合終與
小人合故也願上以此爲大戒保護善類勿使
小人陷之此宗社臣民之福也○又曰古人云
憂治世而危明主盖明主有絶人之資治世無
可憂之防則獨智御衆有輕忽羣下之心而驕
侈之心生矣今世雖似治平南北有釁生民困
悴不可謂無可憂之防也聖質高明羣臣才智
不足以滿聖意故論議處事之間不無獨智御
世之漸識者預以爲慮臣前日所上乾卦飛龍

在天之上又有亢龍有悔之言人君過自高亢不肯與臣下同心同德則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所謂亢龍有悔也然必學問之功不廢然後私意可勝而此等病痛當消釋○僉正成渾上疏曰臣聞忠臣言事常患其言之不深無以感悟君聽人主聞諫常患言者之過中有如暴揚君過二者常相反而不相須故臣忠而不見信君過而不能改終至於不相知而成千古之恨者相望也又曰昔李泌侍其君君有過則憂形於色君有善則喜見於顏氣色和順無陵厲好勝

之心故雖以德宗之偏私忌克言無不從蓋以泌之忠誠能感動其君故也後世必待有臣如泌然後從諫則忠直之路絶矣豈不殆哉○故相李恒福上劄曰自古諫者衆表君之賢也諫者稀彰君之昏也君過日陳於内德聲遠聞於外君頌日諂於前穢德長垂於後若居安驕肆盡斥其犯顔敢諫之臣臨亂蒼黄欲求其死義伏節之士所求非所養其何能濟○窃嘗論言有順逆故喜怒隨之怒幾纔動遽捨吾私觀理如何執是處則自然人欲退聽天理乃見逆耳者

順理順理者心悅中心悅則求外色之誕誕不
可得也○太宗朝右政丞成石璘進戒曰殿下
以明睿之姿樂聞善道臣等喜甚然始勤終怠
德必不成請無怠無荒殿下明睿照物聽斷如
神讒言無自而進然讒諛之人變亂是非投間
抵隙願殿下愼之上謂朴錫命等曰汝等識之
尚書一部亦其時君臣相戒之言今乃益知書
之有味矣○掌令李皦劾知議政府事朴經誤
議黃居正孫興宗之罪有朦朧啓聞等語政府
請下皦攸司治罪上從之下皦巡禁司獄旣而

謂金汝知曰李倣之事未為不是大臣等所敎
重不得已從之前此未嘗以大臣之言而繫諫
臣者乎今老矣不宜以此示後嗣也遂宥之○
世祖朝右正字許琮因灾異上疏曰殿下所以
答天譴不過曰法祖宗斥異端絶遊畋御經筵
而開言路為之先言路開則四者可行國家可
安上御書賜批加琮一階○成宗朝持平金彥
辛論吏曹判書玄錫圭為小人比之盧杞王安
石上盛怒鞫之禁府當以欺罔上命致闕庭責
之曰欺罔罪當死爾今猶以玄錫圭為小人耶

爾謂錫圭為盧杞王安石比予於德宗神宗歟
對曰德宗用一盧杞神宗用一安石錫圭則兼
二人之陰險奸邪而殿下用之臣以為過也上
即霽怒慰諭之曰殺諫臣者惟桀紂也予終不
效唐太宗聽諫浸不如初繫爾于獄者以爾固
執耳爾得無驚怖耶錫圭良臣也勿為侵辱與
之共濟國事也爾之慷慨不屈予甚嘉焉命政
院饋酒○宣祖朝玉堂劄陳時弊夜深入啓批
答未及下明朝下教于政院曰昨夜氣適不平
玉堂有讜論而未及答深用未安政院為我謝

玉堂○仁祖朝特除鄭蘊為大司諫曰鄭蘊直
士如此之人何處得来筵臣言蘊雖抗直比殿
下於暴時上曰古有陛下甚於桀紂之語庸何
傷乎李命俊生而特拜諫長死蒙葬需之賜亦
以勁直也崔晛被逮於逆獄鞫廳請刑上曰頃
年夜對有處置来書之事此人以入侍之官力
争不已予頗苦之厥後思之真是愛我者也今
雖被罪必不負初心即令放釋蓋崔晛以不知
李仁居之叛逆妄稱處士大言之事被罪也其
言忠則不惟取於一時又能久而識之也如此

○平安道觀察使金蓋國辭陛上召語之曰西路饑饉朴燁酷暴守令亦多貪虐民生如在水火卿其寬以撫之仍命罷本道進供之物先是蓋國聞李曙起兵言于朴承宗請遠捕殺鞫幾誤事機至是上命爲是職時人益服上之立賢無方○孝宗朝謂筵臣曰所貴乎虛受者能容其所難容然後可以大開言路○筵臣有言世之敢言者或出於沽名者上曰雖有沽名之心苟其言利於國家則彼之沽名於我何有惟觀其言之善而已○金集上疏言除拜之間或以

忤旨而累斬或以私昵而越授恐非大聖人平蕩之德章疏之久留不下亦非廣聽言之路開不諱之門也上嘉納○副提學閔應亨承召入侍言臣聞諸道路皆曰三代之治可復見矣既登前席大異所聞殿下不過僅保社稷之主而立志不固優游不斷其不至於危亂不可救者幸也上和顔虛受命復盡言之應亨仍歷陳朝議之橫潰貢賦之不均諸宮漁鹽之痼弊上動容稱善并嘉納之○又以同經筵奏曰聞尚方有織錦之事云此必為慈殿服用然何為此無

益之舉哉請罷之上歎曰久不見卿今又聞箴規之言裨益多矣尚方織錦雖非宮中所與知然有聞必達其誠可嘉立命停之尚衣院啓言織錦本為中宮冊禮之翟衣世子冠禮之龍袍今既停罷則翟衣龍袍何以措辦乎上曰其與都監議之應亨聞而大慚悔入謝妄言上曰未詳之事尚且有聞必達詳知之事自當盡言不諱此予所以嘉卿也又以旱請對言殿下纔得小雨便以為足命近臣賦詩志喜而又有便蕃之錫是日雨即收而風大作此由殿下忽其敬

天之心而然也上以其言出於至誠嘉奬之○顯宗朝諫官言戚屬宮禁事有失實上曰予苟無一毫私意人言必不至此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雖失實有何所嫌乎○肅宗朝上聞前郡守洪萬恢家有棕櫚木使掖隸求之蓋以萬恢爲國戚故也萬恢下庭伏曰頂踵國恩糜爛不敢惜況此木乎但雖名國戚屬遠爲外臣以此木進有罪不敢也臣亦不敢復留之即拔去之掖隸白其狀上稱善命拔後苑舊種棕櫚木送還民間舊主○上命掖隸牽入一䕫驄承旨朴

世嫣李塋等以不畜奇數之義陳啓答曰使之
來者不過一見其物象而已今觀啓辭出於
愛君之誠予甚嘉尙卽令留門出送○副校理
洪禹瑞陳疏曰齊宣見牛觳觫而易之以羊宋
仁夜思燒羊而勿令宣索後世稱爲聖德皆以
重物命也玆者有生牛黃內入之命數月之間
公私屠宰已至數百事關御藥非可容喙而殿
下若果俯燭其如此則必有惻隱之心矣答曰
爾言是矣予初未料生牛黃難得之至此爾言
是矣卽令停止焉○副提學權■請對啓曰異

國珍物本非人君所當玩外間有銀鼠皮作御裘之說晉武帝唐玄宗不過凡主而焚雉頭裘錦繡帳史氏美之以殿下之明聖豈不若兩君之所爲乎敎于政院曰在昔姬周西旅貢獒君奭作書惓惓告戒武王者何也恐或其玩物喪志終累大德也今日筵中副提學權瑎以却異物昭儉德之意陳達辭意激切予旣嘉其誠而可其奏矣今以御裘及未裁縫者幷下本院其令尙方悉焚之以示予翕受敷施之實○侍讀官金始振奏曰聞後苑別堂火而新搆修省之

日不宜營作上曰禁密之事人主惡聞故臣下難言而爾能言之予庸嘉乃仍賜豹皮○户曹判書李世華以唐豆錫入內無名不敢承命入侍力陳上即命寢之領議政南九萬曰世華至誠規諫殿下嘉納其言老臣覩此盛美不勝獻賀○英宗朝上享太廟田鑾望仁祖舊宮感天時三周於龍興遂命歷臨倉卒陳不得成列仗衛多失序掌令尹植諫曰殿下不令於出廟之時而令於路中是欲抑制羣下之諫也上曰抑制非其情也然言則是予當受而不辭遂擢植

通政階○世宗朝謂政府六曹曰歷觀往昔雖
當太平之時尚有挽裾切諫者且其所言有謀
動人心者以今觀之雖曰少康其不及古必矣
未見有敢言面爭者又其所言不甚切直何今
人之不如古也○世祖朝謂史官金利用曰予
之失史官亦言之對曰規諫非小臣之任也上
顧承旨曺錫文曰其言何如錫文對曰自公卿
至百執事人君之失皆可得而言也上曰然
史官失言矣○成宗朝賜承旨注書墨十笏
曰以此書吾得失○中宗朝敎曰史官直筆

也凡君之善惡臣之得失無不直書以矯隱諱
之弊也何賜筆墨于政院翰苑曰唐太宗外有
納諫之名内無受善之量吾不取也予若有過
喉舌之職秉筆之臣直書無諱○定宗朝門下
府上疏曰凡人主言動時政得失直書不諱所
以備觀省而垂勸戒也前朝之末荒淫無度憚
史官直書使不得近宜鑑前失令史官日侍左
右記言動時政以為萬世弘規上從之○世宗
朝太宗實録垂成上曰予欲觀之右議政孟思
誠曰實録所載皆當時之事以示後世皆實事

也殿下見之亦不得為太宗更改令一見之後世人主効之史官疑懼必失其職何以傳信將來上從之○世宗朝教曰吾觀歷代史記事何其纖悉及觀高麗史疎略特甚今惟史官一人只於朝啓輪叅記事豈能盡記國家事耶集賢殿常在禁中亦足以記事即命申檣金尚直魚變甲鄭麟趾俞尚智皆兼史職以廣記事○中宗朝教曰史官之設務廣記載凡關治道為後世勸戒者靡所不錄其職也在朝史官尙於聞見遐方絶域之事漏而不書泯滅無傳其以道

內都事文守令兼春秋焉○仁祖朝故相李元翼劄曰臣之事君當以士大夫風致自期君之使下亦必以士大夫風致敭𢍁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辱己也
宣祖朝僉正成渾上疏曰程子之言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臣不有其身只奉公憂國則千萬人可謂一心若自私愛身則人各爲心安能合一乎所謂武王之臣三千惟一心而商紂之臣

億萬心者是也○上敎曰朝廷若祛一私守秀
吉之頭可致麾下○仁祖朝領議政李元翼上
疏曰朝廷不睦則治道無自而出戰國謀臣有
曰羣臣和其國不可伐蓋和則一一則強敵國
不敢謀今日朝廷人各異見士各異論情漸疑
阻跡漸乖激袖手傷觀任他壞敗國家之治亂
不過公私之分公則一私則萬殊周臣三千之
一心公而已願聖明躬先導率澄澈本原克祛
己私以臨羣下以歸大公之域焉○上問趙翼
曰何以則朝廷和對曰所謂和者不以苟同爲

和也朝廷處事一出於公則不求其和而人自和矣○蔡運宮賑制之議崔鳴吉李時白趙翼張維各主已說上章爭論不置四人曰吾輩情義如兄弟而朝家大議論如是携乃貳良可慨也遂會于一所極意討論至日仄終不相入其爭論猶前語句亦多排擊而四人不相介意交好不替○中宗朝大司憲趙光祖筵奏曰今大臣臺臣各執意見若非至誠協賛何以致治乎世宗朝大臣黃喜詣長生殿工曹判書金宗瑞爲設饌頗豊喜怒招問此物出自何處宗瑞謝罪

於車塵之間退謂人曰吾嘗將三軍拓六鎮未嘗有如此惶懼之時也可見當時朝廷之體貌今則凡所施設未見自大臣出也上曰不必苟同爲和惟當相與協心也○又奏曰世宗朝大臣黃喜許稠與集賢學士更相責善心志脗合當時有佛堂事集賢諸臣皆去職喜遂歷造諸學士家以邀之是時太學儒生道遇黃喜責以不能諫君喜不惟不怒乃以爲喜○宣祖朝上於筵中問近來廉恥都喪何爲而然掌令金誠一對曰有大臣而亦受人賄贈者廉恥之喪無

足恠也時相盧守愼在首席出而伏地曰誠一
言是也臣之族人爲北方邊將以臣有老母寄
以小貂裘臣受而遺母矣上曰臺諫直言大臣
引過可謂兩得之矣臣僚能相責勵如是則國
事可爲也守愼亦厚謝誠一不以爲忤○持平
洪可臣與吏曹佐郞趙瑗爲少年友而瑗多有
徇私之失可臣先謂瑗曰事公則不顧私君多
所失我不可徇情不劾乃駁遞瑗職公論稱快
○仁祖朝臺臣朴啓榮嘗彈論故相金尙憲以
不韙之事後尙憲孫壽興長地部啓榮子信圭

為郎壽興曰於私義雖不相交豈可以吾家私讐廢朝家棟用之人乎勸之出仕仍與同事時議皆以為得體○英宗朝大臣引見時下教曰近來不幸有論議之獘其中大段乖激者雖不得不裁抑旣同是臣子之心寧有彼此而此進則彼退彼進則此退朝廷本來之人而尤以此不成貌樣良可慨然領議政徐宗泰曰近來擧措或不無近似於此下教有足以感動者自上常存此意至公無私則國家之福也諸大臣又繼陳建極之說上曰大臣之言好矣宰相大

臣可否相濟此則無害而今也則不然必並湊合其舊慾宿憝驅諸蕩佚坑塹一疏之出而多人不安乍或聚會輒復渙散此習實為切悶古語云攻其事無攻其人攻其人無攻其黨是則庶乎其可矣○宣祖朝右贊成李珥上疏曰設官分職非祿其窮也將得人才以治天工而今則不然為人擇官不問才否大官持祿固寵憂國之志小官哺餟尤絶奉職之念師師非度筋脉解弛一有欲治官事者則羣笑聚罵指為癡兒左牽右掣前拘後碍卒無所成至於胥

吏之微亦得乘機售奸竟使失職習已成例由是士之稍知自守者不欲做官而惟慕爵貪榮及窮不能家食者或偷時得勢或屈心抑志乃能久於居官故大小臣僚皆不敢有意於職務其中彼善於此者只能按簿書應期會而已馴致庶績日敗百司皆弊延及郡縣無邑不殘內外空虛無以為國○又曰竊覵廷臣氣像萎薾賢者只欲持身寡過而已不賢者汲引濟輩托公營私在職之人皆無固志小有人言引疾避事朝遷暮除不成貌樣其於治亂安危漠然不

入於心言及經國遠猷則賢者嚬眉猶憂上意

之難回其次諉之天命以為無可柰何若不賢

者則直加非笑以為愚妄由是廟堂絶建白之

議六部守文墨之規臺諫毛舉細故摘人舊惡

以為日課侍臣尋章摘句閒言漫語以擬啓沃

未嘗聞一人憂深思遠提挈綱領直言極諫者

此無他殿下不以有為之志昭示羣下故廷臣

疑殿下惡聞逆耳而不盡其忠也

官制

舜典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

續三考黜陟幽明㢘績咸熙

宣祖朝先正李珥筵奏曰我國之大比於中國不及一道臣見中朝官職衙門反少於我國可見我國之官司太冗也至於八道郡邑過多或有坐守無民之地者生之寡食之衆焉得而不困臣請倣唐虞建百之制內而各司可併者併之外而列邑可合者合之只存有掌之官悉損不急之員夫如是則朝無倖位民有餘力矣○世祖朝敎曰漢光武以天下之大尚減損吏職十置其一國小官多食浮於事豈重天祿之意

也遂汰冗官一百○世宗朝命汰冗官所汰者甚衆故處士柳馨遠曰冗官之多天下之大害也然明者為能見之而常人每以苟且而加設之唐太宗省内外官定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及其後世遂至濫置以紊官紀大明太祖既省定官制復著添設官吏之罪録之律令其意至矣然後來亦漸添設以致浸壞此又豈非繼世君相之所宜深鑑者乎○昔賢有言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又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夫

煩其官任不專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令設官過濫而以他官兼之者甚多以故所謂淸顯官則其職銜常過數行人習耳目反以爲美而不覺其非其害遂使百職責任皆淺而終爲浮靡之歸是豈授職任官之意也哉泝古今而觀其效驗則其可法可監當自見矣○今朝家一有事爲輒別設一司名之曰都監廣出堂郞吏隷而行之事已還罷夫設官分職將以應事也若有事每爲別設官司則平時何用分峙百司也○仁祖朝議者言今備局專主國政而政府

爲閒局政院只事出納而承旨爲一該吏別設
都監而本司反歸剩官數遞官員而省寺有司
郎舍不管文書而吏胥得以舞法職分兼帶而
無專責之實事歸書司而無分職之意課責不
明而瘝曠成習此皆官制之弊也○今承旨即
古之侍中尚書之任而中朝之內閣也國之大
小文書莫不關由凡政令之利病君德之得失
大臣臺諫未得聞者獨承旨知之其任之重爲
如何而今之物望反在三司之下只得奉行文
書而已鮮有論執之事宜極擇時望頻賜顧問

使之隨事封駁審覆王猷與政府相為表裏可也○太宗朝教曰代言之任重矣先儒言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堯舜之道非儒者不知也欲日與文臣講論經義近侍之臣當用有學識者○世祖朝上臨筵閱官案中四品以上可合承旨者諸臣舉一人上輒問曰其人儒耶喉舌出納當用讀書人非儒莫可○中宗朝教曰教養人才為國先務凌夷成習近日為甚可合師表人員擇差久任專意責成史官專掌記事所任不輕有才識人遴選差除讀書堂人員專

意鍊業今後本司毋得啓請常仕○又命以任重老成之人爲大司憲○孝宗朝特拜金集爲禮曹參判吏曹以爲禮官之必用文官法也上曰稽古讀書之人名將何用不可拘於常規也宋時烈亦特授禮曹參判○金長生筵白曰銓長主用人憲長主風憲爲國非難得此兩任足矣○宣祖朝命復祖宗用人之法使未出身者得爲憲職兵判李珥筵白曰未出身人若有才德則用爲臺官此國家恒規也或疑未出身者爲臺官則不善者混進若公論大行則此等必

選其人不然則文士亦多有不善者居要地矣
上曰此言是也○又筵白曰周之六卿分理六
卿漢之三公先歷三輔誠以公輔之材非試於
臨民則無以驗其實故也臣請文官在臺侍之
列者輪次補外觀其政成驗其賢否然後還除
內職循吏則超資擢用使一時登庸者多出於
州郡且揀大官之才德兼備者委以方伯之任
勿以周年為限各於諸道擇巨邑設營使挈家
眷久於其任責以成效入則俾參朝政無重內
輕外之弊夫如是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庶有

治平之望矣○顯宗朝故相李景奭上劄曰大
典文官之出六品不經守令不得陞品朝家重
治民之政此亦可見矣夫爲國者爲民爲民者
爲國國與民豈可分而二之乎仁祖朝辨事者
謂之國偏恤民者謂之民偏此非識者之言臣
忝經筵官白之曰趙辨之人古史短之國偏民
偏之說恣行則不出十年貪官汚吏爲藉口之
資民不得保矣○肅宗朝領中樞金壽興筵奏
曰監司爲一道之主其任甚重在仁祖朝以才
諝稱專任監司者不過五六人雖有獨賢之歎

而朝家有得人之效近来官方大壞文官堂上無論才局有無有若輪回者然用人之道不當如是合加申飭上可之命極擇有才能者任方伯〇行次對上各吏判崔錫鼎進前教以奬用循吏之意錫鼎陳行仁政之要仍請抄善治守令陞授州郡允之〇中宗朝教吏曹曰國家治亂係於用人用人得失實在政曹而近觀除拜每有驟陞之弊曾聞祖宗朝雖正副正之間多老於其任而不喜用年少者故躁進之風戢矣至如臺閣付以言責而曾未數月輒移他職有

違委任責成之意卿等其戒之○世宗朝立中
外久任之法久任議起於河崙而柳廷顯許稠
亦力請太宗嘉納及上即位廷顯稠又以爲言
稠時爲吏曹判書上遂決意行之廷臣皆以爲
不便或言祖宗成法不可變或言有害於民或
言官制紊舛或言婚嫁失時異論蜂起上堅守
不易時立制精密官吏奉法益勤百姓安業中
外晏然○宣祖朝副提學李珥筵奏曰古者爲
官擇人久任以考其績今則爲人擇官不論才
之當否惟以多歷清要爲榮故朝遷暮移一

人盡經各司如是而求其不瘝厥官者未之有也若不改此謬規則治道無由成矣○又筵奏曰今之授官朝拜夕遷席不暇暖雖以周召伊傅之賢且才若今日授司徒明日除司寇則必不能成績只奔走勞苦而已况非賢才乎○宣祖朝先儒趙憲上疏曰自高麗中葉權臣當國將恐忠智之士起自草茅而有妨於己私謀廢庶孽之科而賢路漸狹至於我朝謀國大臣祗為私其子孫之計而不念萬世失人之憂并與改嫁子孫而禁錮之載錄於令典雖以殿下之

至公其於揚側陋之事尚未知為急務也〇仁
祖朝命大臣二品以上議庶孽許通事備邊司
啓曰太宗朝因給事中徐選之論有庶孽勿敘
顯官之法未嘗全然禁錮及成宗朝頒降大典
時又有庶孽子孫勿許文武生進之法而曾孫
亦無禁焉其後大典註解時添子子孫孫之語
自此為永世禁錮之人方當新化之日不可無
疏通之舉大典限品敘用條良賤妾所出等級
甚明蓋良女未曾經人而為妾者賣與娼妾有
間今宜就此斟酌良出至孫賤出至曾孫並許

通庶孽得中今後隨才授職俾無虛老之歎宜
也從之○先正宋時烈上疏曰國初鄭道傳其
母賤私婢而道傳乃爲大提學庶孽防限之
制非祖宗定制似或出於中間臣嘗陳於榻前
殿下亦歎舊制之狹隘○故相崔錫鼎上劄曰
庶孽防塞本非古制粤自本朝中葉以前宣廟
嘗有言曰葵藿傾陽不擇旁枝人臣願忠豈必
正嫡此可見大聖人之心

